

新經濟叢書
一九五一年第三輯



血腥的 美國戰爭經濟

經濟導報社編印

目次

美國經濟之慢性腐朽與侵畧政策	姆·馬里寧 (一)
美帝侵略世界之經濟根源	陳壽琦 (一一)
華爾街對外經濟侵略政策的自供	司徒緯 (一五)
一九五〇年美國的經濟形勢	P.V. 菲諾節諾夫著 A.O. 舍爾舒涅瓦編 李池譯 (二三)
誰在「冷戰」和「熱戰」中發大財	Z 魏茲曼教授 (五七)
美國獨佔資本在朝鮮戰爭中長肥了	Z 魏茲曼教授 (六四)
資產負債表的控訴	Z 魏茲曼教授 (六七)
華爾街的備戰經濟與人民生活水準	畢德曼 (七五)
現階段美國勞動人民的苦難	許寶喬 (八八)
駁斥為美國獨佔家擴張對外貿易而服務的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	A 福魯姆金 (九四)
美國壟斷資本在近東、中東諸國的擴張	I 哥羅貝尼哥夫 (一〇五)
美帝在東南亞的擴張	Z 伊諾進姆謝夫 (一一九)
美國魔爪下的拉丁美洲經濟	謝理淵 (一二七)

美國經濟之慢性腐朽與侵略政策

姆·馬里寧作
俞俊熬譯

斯大林在對「真理報」記者的談話中曾說：「自然，在美國、英國甚至法國，是有渴望新戰爭之侵略勢力的。他們需要戰爭，以便攫取超額利潤和劫掠其他國家。這些人便是百萬富翁和億萬富豪們，他們認為戰爭是一種產生巨大利潤的有利可圖的事情」。

美國富豪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以及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政策，已經暴露了他們那種企圖藉着新的血腥屠殺力量來設置統治世界的計劃。對於美國的獨佔者來說，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束不是意味着別的，而僅只意味着強化準備第三次世界戰爭的開端。

美國富豪們對新戰爭的賭博，並不是偶然的。它是和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的深刻化和尖銳化相聯繫的，這種總危機特別是表現在美國經濟的腐朽性和寄生性的巨大增長中。

列寧在他的天才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中曾經指出：最近九年來（寫在一九一六年），美國的經濟是迅速地發展了，「而現代美國資本主義的寄生性也恰好因此而表現得特別的明顯。」

寄生性的強化，已使美國資本主義趨向深刻的慢性腐朽。美國的經濟向上發展的時代，早就一去不回頭了，雖然這種向上發展是被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週期性的危機所打斷的。近幾十年來，工業生產的增加雖亦有過如閃電式的發生，但恰具有畸形的特性，並且這種增加實際上僅只在特殊的條件下，即美國的獨佔者利用世界戰爭當作虛構繁榮的「救命恩人」的時候，才達到的。

開始於一九一三年的美國通常的經濟危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門檻上中止了。當時美國的獨佔者們廣泛地利用了軍事繁榮，達到了生產的大量增加並獲得了巨額利潤。

在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一九一九年所達到的工業生產的水平曾經是一度上升的。隨後就陸續低落

。但是，無論如何，那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達到的水平，實際上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之生產增加的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工業生產大大地增加了。工業生產總額的指數，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一倍多。顯然，這次增加是具有極端片面的軍備的特性，即竟有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〇——百分之五五是假消耗在戰爭上的。

假若對美國輸出額如何發展的問題加以檢討，那末這個明確的規律性在這裏同樣也可以揭穿。美國的輸出額，在二十世紀上中葉有過兩次急劇的躍升。而它們恰好都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中。

由此可見，戰爭已轉化為美國財閥們大發橫財的主要源泉。這就是獨佔巨頭們用來挾持美國現代化經濟大廈的「基地」。

所成問題的是：如果美國經濟的某種增長在戰時繁榮的條件下達到了，那末，在這些特別「刺激」消失的條件下，美國的經濟會產生怎樣一種狀況？這早已成為一個規律了：在和平的局面下，美國經濟一次緊逼一次地遭受着危機的打擊，而這類危機亦一次愈比一次嚴重，一次越比一次長久。生產的增加是不正氣的、遲慢的，並只有在一些年月裏才能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經濟危機在美國陡然發生了，這次危機從一九二〇年中一直延長到一九二一年年中。生產指數降低了三十三點。鋼鐵金屬的每月產量減縮了四分之三。農業危機亦表現得特殊尖銳。失業人數激增到五百萬人。自那時起，失業的後備軍就成了常備的大隊伍。

正如在紐約出版的一本集體著作「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幾個傾向」的作者們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惹起的損失與虧累」，帶來了一九二二——二八年的高漲，這次高漲曾一度脫節於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的局部危機。在這裏，依據勃魯金氏研究所壓低的估計，甚至在高漲的頂點，亦有生產能力的五分之一仍舊未被運用。

接着，一九二九——三二年的世界性的危機又爆發了。斯大林指出：這次危機「強有力地打擊了資本主義的偽官國家，資本主義的堡壘，即把世界各國全部生產和消費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北美合衆國。斯大林強調指出：『這種情況當然要大大地擴大了危機的影響範圍，使危機更尖銳化並增加了世界資本主義出乎意外的困難』。

美國經濟是走下坡路了。到達一九三二年時，工業生產削減了一半；鐵路運輸減縮了一半以上；輸出和輸入幾乎減了四分之三。失業大軍計有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六百萬。

斯大林指出：一九二九——三二年危機的特大、深化的規模，引起了經濟週期的嚴重破壞。結果，這次危機並不是經

歷一般性的蕭條，即隨後就有高漲來臨的蕭條，而是經歷一次特有的蕭條，即『不會把工業引到新的高漲和旺盛，可是也不會使工業回復到最凋落點。』這種特有的蕭條，伴隨着巨大規模的失業現象，農業危機的尖銳化。結果，失過業的人數就在一九二九——三八年間的九年中計有九千萬人以上。

一九三八年，美國再度發生了經濟危機。工業生產縮減了百分之二一，失業人數增到一千三百萬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年中，巨額的軍火定單引起了工業生產龐大增加。可是，這種龐大的十足戰時特性，即刻都表現出來了。從一九四四年中起，生產就開始下降。一九四六年初，工業的產額幾乎就比戰時高水平低落了三分之一。接着在短時的高漲以後，瘧疾菌就開始強烈地使美國的經濟顫抖起來。美國趨入了經濟危機的擴大階段。

這段史實證明着，美國之生產的短暫和畸形的擴大，有着特有的性質。這些擴大是由於軍備生產，由於社會生產品中非生產性消費的巨大規模擴大而發生的。

十分明顯，美國的獨佔者們已經把仇恨人類和吃人行爲變成了自己的專業，變成了利潤的主要泉源，變成榨取超額利潤的主要手段。

二

列寧曾經指出：『獨佔組織提供超額利潤，這就是高於正規的、高於普通的過高利潤……』。美國獨佔者們轉化戰爭為經濟的特別『部門』之後，他們就不滿足戰前的打破紀錄的超額利潤了。

任憑世界上千百座城市、成萬個鄉村被破壞，任憑智慧的偉大創造被毀滅，任憑人類的血液流成海洋，——而美國的吸血魔鬼們有着自己的算盤。在他們來說，戰爭就是獲得前所未聞的超額利潤。

美國獨佔者們的利潤總額在戰爭的五年中共達一千零七十億美元（未除稅款）。這個數字超過了全部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並超過一九四〇年時美國所有製造工業的固定資本價值的二倍。

資本主義貪慾的本性竟成了這樣：今天所構成利潤的史無前例的最高額，竟被獨佔者們看做明天應當被增大的原始的最小額。的確，在戰後五年（一九四六——一九五〇）中，美國獨佔者的利潤達到了一千五百八十億美元，這幾乎超過戰時利潤的一半。美國獨佔者在這十年中，總共攫取了二千六百五十億美元的利潤。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揭開了一條通向戰時經濟的道路，藉此，獨佔者們就狂享其『利潤大宴』。獨佔資本野獸

們把國庫變成了自己的食槽之後，政府的合同還保障他們製成品的銷路和有紀錄的超額利潤。

一九一七年在美國只有大公司，每一家公司的資產（所有財產和有價證券）是十億或十多億美元。一九四二年它增設到三十二家，而它們的總資產自一百億增加到六百七十六億美元。最後，在一九四九年時，億萬資產的公司數目增到五十六家，而它們的資產共達一千三百五十億美元。這些公司又都為一小撮財閥所掌握。

這就是說，摩根系、洛克菲勒系、梅隆系、杜邦系、庫恩洛伯系、福特系、哈里曼系等一小撮人，他們把美國經濟的有決定性操縱掌握在自己手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實行了史無前例的如一位美國著作家所說的：『對民族的無恥的掠奪』。

三

毫無疑問，使獨佔者更形富裕的美國經濟的擴大，其軍事特性和畸形特性恰加強另一些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把美國引向特別延長性的並具有特別大破壞力的危機。

斯大林曾說：『危機的根基就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的資本主義特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有可能性的大量增加，與對億萬勞動人們羣衆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相對地減縮，這之間的矛盾，就是這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前者創造了資本主義的高額利潤；後者使資本家們經常把億萬勞動者羣的生活拘束在極端狹小的範圍內』。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生產機關的慢性的負荷不足，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一。這種負荷不足，在美國的規模尤為巨大，一九二九年，它佔總生產能力的百分之二〇，一九三九年達到百分之四〇以上。甚至在一九四四年，也有生產能力的百分之二五以上未被運用。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產能力又更進一步地增大了，這就是說，將來會發生生產機關的更大的負荷不足，市場問題的新的尖銳化。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工業固定之投資係處在相對低的水平上的。顯然，獨佔者們不但是在壓制固定資本的增長以及技術的進步，並且還使之縮小國內市場在生產手段方面的容積量。

而廣大消費市場的狀況又是如何？所謂全國資源委員會的官方資料當時就曾指出：在戰爭以前，有八百萬個美國家庭經常是屬於受那種飢饉致命的恐懼所籠罩的一類家庭。第二類家庭，計有一千一百萬家，是屬於『和窮困進行鬥爭』的

一類。據各種不同來源的事實，戰後的幾年來，全美國所有家庭的百分之七〇仍不能維持最低生活的水平。

正因爲如此，就顯然地暴露了『美國生活方式』的特徵，它對豪門來說是天堂，而對億萬平民來說，乃是不折不扣的地獄，勞動階級的絕對窮困與相對貧窮的規律，在美國有着具體的表現。

武裝競賽，新世界戰爭的準備，招致工人的實際工資急劇減低。如果以一九四四年爲一〇〇，那末工人的實際收入，由於生活價格的上升而構成：一九四五年是百分之八大，一九四七——四八年是百分之七七，而一九四九年就只有百分之七二了。

這裏另外還該補充一點，農民的收入，一九四九年比一九四八年減少了百分之二一，比一九四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二二。絕大多數受着銀行的不勝負擔的債務束縛中的農民階級，其收入大抵都比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還要低。

工資的凍結，通貨膨脹的猖獗，稅收的大形增加，大批的失業者——所有這一切，只有其這樣的一個後果，即人民購買力更進一步的低落。頂着美國國內『新的』、『增添的』市場的開闢，是市場的決然縮小，國內市場的問題。對於美國獨佔者已具備了格外尖銳而又緊張的性質。

因此，他們就只得對擴展輸出寄以絕大的希望。『馬歇爾計劃』付諸實施了，這一個計劃，一方面破壞着各馬歇爾化國家的工業、貿易和貨幣，另一方面保障了美國獨佔者產品的銷路每年達四十億美元，這筆數字超過了美國戰前全部輸出額每年平均價值。推行於各殖民國家，則施行了臭名昭彰的杜魯門『第四點計劃』，這個計劃在實際上無疑地宣佈了全部殖民地世界是美國的擴張區域。華爾街並禁止各馬歇爾化國家與蘇聯及東歐建立經濟關係。

那麼結果如何？那就是美國的輸出在戰後幾年來益見下降。一九五〇年四月，杜魯門惶恐地聲稱：假使減低『馬歇爾計劃』的效力，那就會產生『國內的許多大問題』，因爲輸出的進一層縮減，將會『嚴重地影響到國內經濟』。

許多事實也都說明：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夥伴』之間的爭奪市場的鬥爭，已越來越激烈化了，同時，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斷絕貿易關係，也使美國輸出商的利益遭受了極其沉重的打擊。所以國外市場的問題，對於美國獨佔者同樣也具備了特別尖銳而緊張的性質。

總之，戰後幾年來，生產增大的可能性與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裂隙，不但已逐漸擴大和劇烈化，並且已惡化到了新經濟危機的中心範圍了。

繼續不斷的武裝競賽，經濟的轉上戰時軌道，新世界戰爭的籌備——結合成一種方針，塞爾銜企圖藉此方針以克服美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尖銳化。

帝國主義者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就把這種方針訂定了。那時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無論如何已不能再掩飾他們那種意向，就是把戰時經濟從一種臨時需要轉化為經常的「道德」的意向。一九四四年，「通用汽車公司」經理查理·威爾遜（不久以前被杜魯門任命為「國防動員管理署」領導人）曾在所謂「陸軍與工業聯絡協會」上宣稱：今後務必「否定和平經濟和戰時經濟之二個不確切的術語」，因為必需實現和平時已經包括着「戰時經濟」的那種「統一體系」。

杜魯門在不久以前致國會的咨文中特別強調說：戰時經濟正需延長。參議員塔虎脫更明確地確定了這個期限，他說：美國過渡到新的「正規的狀況」還有十至十五年。於此可見，獨佔者們轉經濟入戰時軌道是當作創造「正規的狀況」，以別於「不正規狀況」、即和平經濟的。

假使考察一下美國戰後的每一季經濟，那就可以確定，市場的行波動得愈劇烈，軍費支出就增加得愈大，政府向獨佔者們購買商品的範圍便愈廣泛。可是，無論是「馬歇爾計劃」、無論是龐大的軍事預算，都不能使美國擺脫一九四八年底和一九四九年經濟危機的擴大。在這一年中，工業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二二；失業者和半失業者的人數躍增到一千八百萬。一九五〇年五月，「曼漢頓銀行」副經理曾經表示：「許多富有經驗的觀察家們十分擔憂處在這缺乏新的、強有力的刺激材料的情況下……同時在輸出、建築、汽車生產、農場收入以及新工廠和裝備的投資方面將要顯出下降」。

什麼是「新的、強有力的刺激性材料」？那就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曾經回答過的問題：「朝鮮的戰爭揭開了新的景象……正由於訂購貨品，就創出了扶持商業活躍於高度水平的情況」。

美國直接侵佔了朝鮮，並侵佔了中國的台灣以後，便以狂熱的步調把美國的經濟「重新編制」成戰時的經濟。就在這裏，他們採用着昔日的老藥方。完全靠增加稅收以擴大國家預算，亦即成了整個軍事預算，而其支出部份就變成了獨佔者的利潤收入部份。獨佔者的工業產品完全由政府來收買，而且付出極高的價格。此外，還實行所謂訂立合同方式之設置，就是不僅把本年度政府訂貨的款項，甚至把以後數年內的款項都預先墊付給那些獨佔者。

戰時經濟就是美國獨佔集團對美國以及各馬歇爾化國家財富之新的公開的掠奪。

五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無恥到這步田地，他們把武裝競爭說做是『對慢性不景氣傾向一種有效的反作用』。紐約『每月評論』雜誌提出了一種狂妄的戰爭辯證者的典型，它認為『美國資本主義終歸從建立經久備戰的經濟中覓得了自己的萬靈藥』。

美國資本主義掠奪的本質，在這裏已原形畢露了。他的頭目們除却不斷備戰以外，並沒有為自己考慮任何其他後果。可是，即便在經濟的原則上來說，這種新發現的『萬靈藥』根本是一種冒險；相等於澳洲人用的一種棧槍，它雖免就是要打擊對它盼望的人。『永遠備戰的經濟』就是走上一條經濟崩潰的直接道路。

斯大林在對『真理報』記者談話中曾經強調指出：『一個國家增加軍隊和大事擴張軍備，使軍事工業擴展，民用工業減縮，使巨型的民用建設停頓，稅收增加，人民大眾必需消費品之價格騰貴』。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也曾經指出：使國內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是『使工業循環片面的軍事的方向發展，極度擴張與居民的消費不發生關係的那些專供戰爭需要物品的生產，極度縮小居民消費品的生產，特別是縮小居民消費品的市場，因而縮減了居民消費額，使國家陷入經濟危機』。

美國國內目前的狀況，完全證實了類似這些遠景的不可避免性。在戰時經濟的基礎上，國家變成了奴役人民大眾的軍事法西斯的舌役的大本營，在那裏統治着的是目空一切的恐怖手段及對任何進步思想施行殘酷鎮壓。『對民族無恥的掠奪』的政策以空前的規模推行着。全國稅款已經自一九四一年的九十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五〇年的五百五十億美元。目前更增加到六百五十億元；並且即將增加到七五〇至八〇〇億美元。因此，每一個家庭都要繳納二、三〇〇美元。然而，有大多數家庭的全年收入還不到這個數目。

戰後幾乎高漲了一倍的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正在不斷地躍昇着。而在這同時，凍結工資的政策却實行了。

戰時經濟已經造成了國內財政上的極度緊張。通貨膨脹增長着，購買力不斷低落。預算的赤字急速地增大。國家的債務達到了二千六百億美元的龐大數額。正如美國前任總統胡佛所承認的，在當前國家及地方支出的情況之下，美國只能『

在幾年內可以避免經濟的崩潰」，而且是在實現「嚴厲的措施」的條件下。

因為生活水平的低落而影響了勞動人們的生活，所以勞動人們廣大羣衆所累積的憤怒，就是引使統治集團之政策必然破產的許多要素之一。它表現在罷工浪潮的高漲中，表現在工人羣衆目下面屢屢通過官僚工會官廳所提出要求的攻擊性質中。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〇年的十年中，參加罷工人數有二千五百萬人以上。目前甚至連那些帝國主義者的聽差們也越來越難制止住要求增加工資和禁止抬高物價的工人羣衆的攻擊了。

衆所周知，所有馬歇爾化國家同樣也都遵照華盛頓的命令，將自己國家的經濟轉上戰時的軌道，專事增加勞動人民的稅額來大大地追加軍事預算。這裏，美國的帝國主義者追求着三大目的：第一、他們急欲創立銷售自己的軍火市場，更有利地使自己的「夥伴們」的經濟解體，使他們高度化地從屬於美國。在北大西洋聯盟生產的美國「調度者」的面前，也正是提出這一點任務。

第二、美國的統治者加強轉化西歐經濟爲美國戰時經濟的從屬部份，他們特軍着重利用魯爾礦區的軍事潛力，強化重新武裝西德軍國主義化並重建西德的後備軍隊。

第三、美國調武軍人在各馬歇爾化國家鼓勵戰爭的歇斯底里，把這些國家的陸、海軍的管理操縱在自己的手中。目的在何？那就想要消滅拒絕履行華爾街侵略計劃的可能性，企圖以武力鎮壓人民羣衆反抗美國侵略者奴役其國家，反抗新世界屠殺準備的鬥爭。

這樣，美國的戰時經濟是與那對西歐各國人民羣衆生活水平作新的、巨大的攻擊相遇結的，是與那奴役並使這些國家法西斯軍國化、重建西德後備軍隊以及變歐洲爲第三次世界戰爭之戰場的恐嚇聯繫在一起的。

把戰後迄未恢復並被「馬歇爾計劃」弄得疲憊不堪的西歐經濟轉上戰時軌道，是會引起各種嚴重的影響。目前英國所遭到的經濟危機的尖銳化，就可作一個一目了然的證明。燃料和原料的巨大困難，通貨膨脹的擴大，消費品市場的縮小，勞動人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的低落及統治集團冒險政策所招致的增長還不足——這就是英國的今日。可是，難道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丹麥等國內情況與這個英國的「典型」有什麼實際上區別？

美國獨占者對西德的新壓榨，強化了北大西洋集團內的內部爭吵。華爾街對英國的優先制度的進攻，是不肯放棄的。

在加拿大和新西蘭、在澳大利亞和印度、在亞洲和非洲——美國的資本到處都圖謀破壞自己的這位「夥伴」地位。以「舒曼計劃」為名而建立魯爾、羅林聯合公司的美國計劃，同樣都有顯然反英的鋒尖。

同時在北大西洋公約聯盟的幕後，進行着英法為爭奪勢力的鬥爭，亦進行着西歐各殖民國家與企圖吞併各殖民地的美國之間的鬥爭。

歷史教導我們，任何一個以帝國主義侵略為基礎，以抑壓和掠奪各族罵實人們的政策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聯盟，都是最不耐久的一種結合，這種聯盟的參與者實際上不僅只是「夥伴」，同時也是敵人。

在歐洲和亞洲，有一個特別因素的作用表現得非常明顯，非常廣泛，對於這一點，美帝國主義者無論如何也無法處理。這就是各族人民對那破壞和平及各民族自由與獨立的美國侵略者的憎恨。這種憎恨已不是每天，而是時時刻刻都在增長中。

於此可知，「永久備戰的經濟」——決不是什麼「萬靈藥」。它只在一段極暫短期內延緩經濟危機，它使美國資本主義的國內外的矛盾趨入那樣的擴大和尖銳化，從而就不能不緊接以巨大規模的崩潰。

六

美國獨佔者主要是指望「永久備戰」的經濟，這一事實，就證明了美國資本主義產生腐朽性的特殊深化。

正由於這種腐朽性，就可以明白為什麼美國的統治集團想否認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近三十年來，在整個地球上出現了恰恰相反的兩個制度的發展規律。每況愈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以更尖銳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了。由於美國把資本主義世界絕大部份工業生產都集中於一點，美國經濟的腐朽的過程，當然就會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和平經濟發生巨大破壞性的影響，致使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更形深化和更形尖銳化。資本主義為首的國家——美國，乃是產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上巨大動盪的中樞。

在同時，蘇聯在全人類面前顯示了空前未有的最繁榮的榜樣。國民經濟的發展、文化和科學的發達、人民幸福的不斷增長——就是蘇維埃社會的發展規律。蘇維埃社會不知道現有的生產的可能性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永遠都不知道經濟危機和失業。蘇維埃社會主義強國的堅強的力量是從它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威力中汲取而來的，是從圍繞着無敵的

布爾什維克黨周圍、圍繞着全世界勞動人們天才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周圍的全體人民的統一和團結中汲取而得來的。蘇聯的力量同樣亦在於它與整個社會主義及民主主義全世界陣營之兄弟般的友誼，在於全世界的勞動人們以及真誠擁護和平及各民族間之友好的人們對列寧、斯大林的國家之巨大熱愛中。

美國的獨占者是怕與蘇聯以及與社會主義民主陣營作和平競賽的。因此，他們也表現出了本身的軟弱和無能為力，這無論是總體性的宣傳，無論是更全面的戰爭歇斯底里都掩飾不住。

非常明顯，誰在和平時期勾消了和平經濟，而建立了戰時經濟來頂替；誰就是擴張自己計劃的侵略性。美國之戰時經濟——就是準備世界帝國主義的侵略，準備攻擊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基礎與基地。

美國統治集團之戰後政策展開在臭名遠揚的「預防性戰爭」名義下之戰爭的主要意義何在？就在於想要早日結束和平時期，利用「總體外交」的爆破手段，挑撥起新的世界屠殺。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富豪們要拒絕國際和平合作的政策，並公然地宣佈了狂暴而獨裁的政策；為什麼美國主義要匆匆忙忙地建立北大西洋公約——這個侵略及國際冒險的參謀總部，並且要復活德國及日本的軍國主義，用爲自己在歐亞兩洲突擊的力量；為什麼美國主義又在一九五〇年在亞洲發動了侵略朝鮮及中國人民，並打算把戰火蔓延到其他的大陸上去，首先蔓延到歐洲去的基本原因。

人類是不是擁有堅實的力量來粉碎這些犯罪的計劃？那是必然的！蘇聯就在果敢而又斷然地保護着和平事業。各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和偉大中國的人民都憎恨着戰爭。他們對和平的以及對各民族間之友好的事業，是非常真誠的。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裏，和平這一個崇高尊貴的思想都是受到廣大人們羣衆的支持的。

斯大林在對「真理報」記者談話中曾說：『如果各國人們把維護和平的事實担當起來，並堅持到底，和平就能保持並鞏固』。

避免新的世界戰爭的實現的可能性就在於此，這種可能性是應當並能够實現的。讓那些美國吃人野獸們狂妄地反對全人類鋼鐵般堅決的意志吧，偉大的和平事業將決然勝利的！

（譯自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蘇聯真理報）

美帝侵畧世界之經濟根源

陳壽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帝瘋狂實行以全世界為範圍的侵畧政策。她的目的是在建立一個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大美帝國」。關於這，美共書記羅斯特說得很清楚：

「美帝國主義一方面爲了維持其膨脹的寄生的經濟體系繼續運轉而加緊征服世界的努力的時候，同時也瘋狂地夢想着歷史上任何統治階級所未有的擴張野心。他們所憧憬帝國版圖超過成吉斯汗、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納粹德國和日本所企求的。美國空軍基地遍佈全球各地，美國飛機控制世界空中交通，美國海軍統治七大海洋，美國陸軍裝備着原子彈和其他超等殺人利器駐守着廣大領域，美國政府吩咐世界其餘各國遵照命令行事，所有一切道路條條通達華盛頓——這樣，對於坐在華爾街統治世界的各大資本家們該是如何美滿的利潤與權力的天堂呀！」。（見羅斯特著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中譯本第四七、四八頁，五十年代社版）。

二次大戰後美帝侵畧世界的叫囂與步驟，真是歇斯底里的。什麼「美國國防線——全世界」，什麼「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全是大言不慚的胡說！干涉希臘革命，武裝西德、扶植日本、援助蔣介石、佔領台灣、侵畧朝鮮……這些說不完的倒行逆施，使美帝已成爲世界反動勢力的最大組織者，白宮已成爲全世界反革命勢力的司令部。假如說，二次大戰以前美帝侵畧範圍僅及西半球與太平洋，現在則已經擴張到全世界了。

美帝之侵畧世界，之以全世界人民爲敵是有她經濟根源的。二次大戰以後，美帝國主義的侵畧行動更加暴露了。這個問題，只有從二次大戰所引起之美帝經濟的變化上來找答案。

任何帝國主義國家都是由戰爭起家的，都是喝國內外勞動人民的血成長壯大的，而美帝却是血喝得最多的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把美帝造成一個債權國，「把一個二流的帝國主義打成爲一個一流的帝國主義。美元代替了英鎊與法郎，倫敦與巴黎的地位被華盛頓取而代之。第二次大戰，美帝發了更大的財，在五年戰爭中，各獨佔公司獲得了天文學數字的利潤——八百七十億美元。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生產集中到美國，資本集中到美國，因而黃金也集中到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美帝現有生產力佔三分之二以上，可供投資的積蓄佔四分之三以上，黃金則佔五分之四以上。這些都是全世界人類

遭受生命死亡與財產損失的代價，美國獨佔資本家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便是建築在這種死亡與損失之上的。

戰後初期的美帝經濟，在各種指標上，都表現了「繁榮」，股票行市與物價指數都一齊上揚，這便意味着獨佔資本家的利潤空前增大。一九三九年黃金存量為一百六十一億美元，一九五〇年（八月）時增至二百四十七億，美國成為世界黃金的貯藏所。商品輸出在一九三九年時為三十億以上，一九四七年增至一百五十三億，（這是最高峰，以後即開始減少。）美帝的商品泛濫到資本主義世界的每一個城市與鄉村。資本輸出在一九三九年時累計數為一百一十四億，一九四八年時增至三百二十億，使一切美元荒的國家都向金元低頭。這一切使只注意現象而忽視本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誤嘆：美國是「進步的資本主義」，這一切把腦滿腸肥的華爾街銀行家弄得得意忘形！高唱「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資本主義是可以萬古長存的。他們曾經從戰爭中攫取了巨額的利潤，現在仍要從戰爭中吸取更巨額的利潤。戰爭是獨佔資本家的「致富之道」，所以他們決不需要和平，和平便意味着事業的萎縮與利潤的銳減，所以在戰爭還未結束的時候，便叫喊着另一次的世界大戰。而且只有在戰爭的氛圍中，他們才能從政府獲得軍需定貨，加重對國內外勞動大眾的剝削。

獨佔資本家這種「戰爭致富觀」，在過去，完全與事實符合的。在戰爭結束後的五年和平期間，他們的利潤已經開始減少，生產指數下降，投資業已停滯，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都呈現萎縮，所以獨佔資本家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們是少不了戰爭的。

大戰中美國獨佔資本空前膨脹，完成了更高度的生產集中，一萬人職工的大企業，在一九三九年僅有四十九個，職工數為一百四十二萬人；在一九四四年時增加至三百四十四個；五百零八萬三千人。生產集中提高了生產力，增加了生產數量。工業生產指數由一九三九年之一〇〇，增加至一九四四年之二三五；商品產量價值曾達到二千三百億美元的高水準。因而迫切需要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來銷納，以實現剩餘價值，美國總統顧問委員會副主席凱塞林便公開說過：「如果我們要想避免經濟崩潰，就必須在未來十年內，在國內外另外找到四千億美元的市場」。但是以和平方式找這樣大的市場是不可能的。就國內市場來說，失業和半失業人數達一千八百萬，實際工資減低了百分之十七。由於購買力的降低，零售貿易額已開始萎縮，商品堆積如山，而找不到主顧，在一九四七年初，倉庫存貨價值竟達三百二十億，較戰前增加了兩倍，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由於人民的相對與絕對的貧窮化，國內市場却只會縮小。

國內市場無法解決獨佔資本家的商品實現問題，於是他們更注意國外市場，而冷酷的現實又證明了此路不通。戰後資

本主義世界貧窮化，到處鬧「美元荒」，同時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以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發展，更使美帝喪失了市場，戰後一向膨脹的輸出貿易，便猛烈的下降。

這使美國獨佔資本家更加相信不用侵畧戰爭來刺激國內市場與擴大國外市場，無論如何是解決不了品商生產過剩問題的。並且戰時工業生產力的提高主要在於軍需工業方面，軍需品只有在戰場上才能發揮它的使用價值，只有在戰爭的時候才能有廣大的銷路，只有當戰爭的空氣瀰漫的時候，才能多做點軍火生意，美國獨佔資本家之侵畧世界、之叫囂戰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次大戰，也使美帝完成了更高度的資本集中，二百五十個最大的財團，約支配着加工工業全部資產的三分之二。美國八大獨佔財團的資產總價值竟達九百億美元。資本集中的結果，獨佔資本家的金庫累積了大量休息資本，要求國內外有廣大的投資市場。他們要求每年向海外投資二百至二百五十億。這也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國內投資，一九四七年達到最高峯，一九四八年起開始停滯起來。國外投資則日益下降，一九四七年為八十餘億，一九四八年僅為十二億多。

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之間的矛盾，獨佔資本家當然是不甘心的。馬歇爾計劃便是增加資本輸出與商品輸出的一箭雙鵰的辦法，根據該計劃，在一九四八至五二年五年期間內，美帝貸款與西歐十六個「馬歇爾化國家」二百二十五億，在這一方面企圖保證資本輸出，同時也想保證商品輸出，因為美帝這個高利貸主要求借款國家應在美國內購買商品。貸款本為銷貨，而銷貨必須貸款。這又說明了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貧窮。馬歇爾計劃原是「輸出危機」的計劃，所以西歐被援助的國家都加重了危機。馬歇爾計劃原是奴役歐洲的計劃，原是將歐洲置於美帝直接支配的侵畧計劃，不僅西歐人民反對，西歐的統治階級也同樣感到「吃不消」。美帝的資本與商品的輸出，在馬歇爾計劃執行期間內，并不因而增加，無法解決了美帝垂死的市場問題。

上面充分說明了美帝戰後因資本集中、生產集中所發生的經濟矛盾，是無法克服的。一九四八年秋季以後，一切經濟指標都表示出矛盾更形加重，經濟危機的信號一再傳來。生產指數從一九四八的一七五，降低至一九四九年十月的一三七。一九四九年之批發物價指數較一九四八年跌落了百分之十八。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美帝發動朝鮮戰爭，無非是想給衰頹的美國經濟打一強心針。朝鮮戰爭後物價便開始上漲，獨佔資本家利潤也跟着提高。美帝之侵朝戰爭，固然拿美國人民

充炮灰，但華爾街的資本家却獲得了利益。

美帝之發動侵略戰爭，完全符合獨佔資本家的要求，他們夢想用戰爭來爲垂死的美國資本主義尋求出路，企圖以戰爭來挽救經濟危機，解決矛盾。換句話說，他們要用屠殺人民，破壞城市與鄉村，來獲得獨佔利潤。資本主義原來便是與戰爭分不開的，而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帝國主義更是迫切的需要戰爭。

華爾街對外經濟侵略政策的自供

司徒緯

美國商務部刊行的「對外商務週刊」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七日和十二月四日版，連續發表兩篇值得重視的文章，其一是美國北加路林娜大學校長，前任國防部長哥登·格雷(Gordon Gray)草擬的「美國對外經濟政策」這篇報告裏面的綱要，這篇報告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卅一日杜魯門直接授命草擬，完成於朝鮮戰事發生以後，內容包括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方針，具體執行步驟和哥登格雷自己的建議，全文達一百三十頁，包羅廣泛。杜魯門授命草擬這個報告時，曾給予如下的指示：「研究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並就美國及世界上的自由國家加強經濟力量的設計上，提供意見。」

哥登·格雷在這篇報告的序言上聲稱：「該報告完成於朝鮮戰事發生以後，美國及其他「非共黨國家」因此而採行的龐大建軍計劃，已考慮及之。而且美國基本的對外經濟政策，在朝鮮戰事發生之前及後，並無實質上的變化，所不同者，自朝鮮戰事發生以後，美國對外經濟政策設計的範圍，大為擴大，其需要的急迫程度，大為提高。」

杜魯門批閱這個報告時，曾加以總括的評論：「這篇報告把美國目前面對的對外經濟問題，加以正確和綜合的分析。」

「對外商務週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是美國商務部對外經濟發展局顧問譚馬士·協賓(Thomas Hibben)所作，題為「第四點計劃」，作者是第四點計劃的主要執行人之一，這篇文章的內容，非常具體地解釋第四點計劃的執行範圍和步驟，作為該計劃誕生兩週年的總結報告，全文約八千餘言。

有關美帝對外經濟政策如此詳盡和有系統的官方文件，過去是極少公開發表的，此次顯然是一個例外，恰恰就在美帝採行對和平民主集團所謂「經濟封鎖」和提出對新中國所謂「譴責案」，企圖透過其壓力在聯合國大會中變換通過時，這兩個文件突然發表出來，在時間的配合這個觀點上看來，顯然是美帝的宣傳攻勢，同時意味着加強對資本主義集團的控制和剝削。

美帝對資本主義集團的經濟政策

哥登·格雷在他的報告序言上，反覆申述他的報告「是按照總統的指示，以美國傳統的經濟政策為基礎擬定的。」因